

## 秋风吹过的水乡

□ 邹凤岭

清晨,迎着高爽的秋风,走在乡间小路上,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太阳的光芒,照在远处的村庄上,白墙红瓦清晰可见。路边的小草,挂着珍珠般的露珠,清亮欲滴。秋风吹过的水乡,五彩斑斓上田陌。

秋风、白云、草黄、雁归,不知不觉中,蝉声渐渐消失,树上几片黄叶无声无息地滑落肩旁,忽然间发现夏天已悄然离去。宁静的水乡,秋风抚晨光,带来丝丝的凉意。秋风吹过的水乡,芦花怒放,成片的芦苇举起紫色的花絮,在秋风中慢慢地变白,村庄被这芦花的香包裹着。儿时去上学,穿行芦苇荡,芦苇花尽情开放,朝着金色的太阳,挤进了我的双眼,躲也躲不过去。感受一种巨大的生命,无声地穿胸而过,排山倒海般,绵绵不绝,它是植物几千年的纠缠与连接。看似弱小的生命,蕴藏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展示如此动人的美姿,让人震撼。

秋风吹生秋景,变化里有着不变。“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

留。”风吹雨后的山涧,月儿明,清泉流。看,明月透过松林,撒落斑驳的静影,清泉轻轻地流淌在石板上。听,竹林深处风中传来农家洗衣女们的谈笑声,还有那蓬蓬移动,渔舟撒网,荡漾在水中。水乡的秋,金色的稻子,洁白的棉花,彩色的云朵,满天的晚霞,堪比这《山居秋暝》诗里的意境。父亲头戴斗笠,牵着饱餐后的老牛,悠悠地走在田岸边。炊烟袅袅的村庄,空气里满是饭熟米香。古老的村庄,别致的生活,特别的祥和。

人说秋风多萧瑟,我却爱秋风吹出火红的色彩。“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劲秋风,绿意未尽的树叶,透出了鲜艳的色彩。秋到水乡,枫叶红胜火,石榴树上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柿子露出了红红的笑脸。院前挂着的红辣椒,红如爆竹。竹篱边处一串红,花开串串红,摇曳秋风。秋风的红色,倾尽了生命的全部,犹如鲜血浸染过一样。秋阳西下,染红了了的河水静静地流淌。宿鸟聚集岸边大树上,密密麻麻,叽叽喳喳,诉说鸟语缠绵。属于秋的颜色,有一份孤傲,更有一份清高脱俗。



秋风吹过的水乡,稻子黄了,卷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享受秋阳的宠爱,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秋风入果园,果熟飘香挂满枝。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鸭梨,有的躲在枝叶后面,像是和我玩捉迷藏;有的大大方方地站了出来,炫耀那秋染的风姿。“秋风萧萧吹野菜,回家黍稷初登场。”凉爽的秋风,吹出水乡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走在田陌上,父亲对我说:“品味秋,注目看,耳聆听,嘴咀嚼,用心去体会。”秋里有稻米,还有南瓜、豆角、红薯等。在儿时的年代里,唯有秋是能够饱餐的季节,丰收的喜悦绽在脸上。

天渐晚,牛羊入圈,鸡鸭进栏。村庄上的灯火暗了,星空闪烁,劳作一天的人们进入了梦乡。天湛蓝,夜渐长,草木巧梳妆。雨微凉,风惆怅,星星费思量。回到了老屋,明月敲开了窗,秋风中的落叶,围着老树舞出生命的精彩,唱出生命的绝唱。

又一个季节轮回,古色苍苍的秋,散发出了纯熟厚重、丰富醇美、平和静穆、安然内蕴的况味。秋风吹过的水乡,绘就田园无限的风光。

秋天,就在那一阵飒爽的凉风中,在那一场冰凉的细雨里,在那一片微黄的叶子从枝头悄然坠落时,款款而来。

秋风乍起,虽说正午的艳阳依然炙热,但早晚的天气已泛起丝丝凉意,聒噪的蝉声不知什么时候也戛然而止。秋,在不经意间,说来就来了。

真正的秋,是在莽莽原野中,在山野阡陌间,在普通农家院里。每一场秋雨都是神奇的化妆师,会把田野染成五颜六色;每一场阵风都是高超的魔术师,它轻轻一吹,田野就奏响了丰收的乐章。果实甘甜飘香,饱满丰盈,就连野花野草也打苞抽穗圆润起来,随风招摇,曳舞生姿。

放眼田野,沉甸甸的谷穗坚弯了腰,像是对大地鞠躬致敬;红红的高粱高擎着火炬,映红了满天的晚霞;成熟的玉米似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安静地躺在妈妈的怀里;大豆浑身挂满豆荚,如一串串绿色的风铃;枕头大的冬瓜披着白霜,裸露在草丛之中;满架南瓜,有的灰白,有的暗青,有的赭黄,有的赤红;碧绿的白菜青翠欲滴,宽大的叶片卷着波浪;辣椒饱享着烈日,红得似火,耀眼夺目;田边的扁豆,缠缠绵绵,积蓄了一夏的能量开始迸发,开出一片片白色的、紫色的花,结出一簇簇月牙般的荚;盛开的棉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白云,落了个满枝满杈……那一派丰收的景象,像一幅画卷,静谧而悠然。

路旁的果园里,挂满枝头的苹果,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满脸通红;饱满的石榴绽开了口,露出粉粉的“牙”儿,馋得人口水直流;梨儿穿上了金黄的外衣,像是等待一场盛大的聚会,争先恐后亮出最美的姿态;金灿灿的蜜桔,点起一树小灯笼,照亮了整个秋天。此时,果园里的风是甜的,空气也是甜的,做一次深呼吸,让人顿觉满嘴满身都是甜甜的,一直甜到心里,甜到梦里。

秋色日深,青纱帐被撕开一个个口子,村庄便如同一个个美丽的小岛,从薄雾中显露出来。早起,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阵阵炊烟袅袅升起,新鲜的米香溢满村巷。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一阵呢喃,像是在开什么例会,然后扑棱着翅膀四散外出觅食。农人们也各自忙活起自己的营生,去收获地里的庄稼。农用车川流不息,街头信步的鸡鸭,不时被吓得跑来跑去。拄着拐杖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悠闲地守着那成串的大枣、火红的石榴、满树的甜梨。门口卧着的大黄狗看似在打盹,可有陌生人经过,会猛然站起,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警惕。

农家院子里,树上、房上、院子里面,挂着码着堆着的,满满的玉米,被阳光照耀耀眼;房檐下,一串串火红的辣椒,似节日挂起的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丰收的庆典;院中央,那堆成小山的红薯、萝卜,裹藏着农家的喜悦和甜蜜……这塞满院子的收获,塞满了农家内心的欢喜。

邻家大伯刚卖了一车粮食,正低头用他那那双结满老茧的粗糙的手数钱,古铜色的脸上盛开着淳朴的笑容。他用辛勤的汗水,把春夏的青涩酝酿成金色的收成。秋殷实了他的腰包,也圆了他心头的梦。

秋在农家,更让农民的心里乐开了花!

## 秋在农家

□ 刘明礼

## 装在口袋里的秋天

□ 马晓炜

悄无声息的秋风,不知何时,已消瘦了小区里的片片绿意。望着树枝上一抹抹楚楚动人的秋色,我以为那硕果累累的秋天,还装在母亲的衣服口袋里,温暖着我纯真烂漫的童年。

印象中,小时候的秋天,家家户户都在为收获庄稼而争分夺秒地忙碌。大人们担心飞舞的镰刀和遍地裸露的庄稼茬子碰到或伤着孩子,经常是不许小孩子跟随下田的。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也不能去田里帮父母做点什么,父母就让我待在家里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喂养那些讨吃的家禽。但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常常是弟弟们饿极了、玩累了,就哭闹着要去找妈妈。遇到这种情况,我经常束手无策,心心念念着母亲快点回来,安抚下弟弟们恋母的情绪。

每当我盼得心焦不已时,母亲就像是盘算好的,准会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弟弟们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激动得赶紧跑出院子,呼喊着,争抢着前去迎接,吓得觅食的鸡鸭惊叫着四处逃窜。

母亲回来后,浑身散发着庄稼的气息,

闻着非常亲切和踏实。这时,母亲也顾不上休息,会如变戏法般地从她那件花格子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些形色各异的野果子,或是一只只张牙舞爪的蚂蚱或蟋蟀等。刚才还在哭闹的弟弟们,顿时手舞足蹈、喜笑颜开。

在那个寡淡的年月,母亲劳作回来后,口袋里常会带给我们惊喜不断,那些秋天诱人的果实,也是我们味蕾上最鲜活的味道。母亲看我们惬意地享受着美味,玩着蹦跳的昆虫,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她用沾满庄稼茬屑的手,抚摸着弟弟们的头,叮嘱他们要听哥哥的话,承诺我们忙完手头的活就赶回来。于是,我们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母亲,再次走向田野、走进秋天。

儿时的秋天,也就在我们和母亲的一次次迎来送往中度过,直到屋檐下挂起一串串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才可以无忧地、幸福地依偎在母亲的身旁玩耍。丰收后,有时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伸出小手,摸摸母亲空荡荡的衣袋,母亲意味深长地说:“秋天,已经被我带回家去了……”

## 秋分品秋韵

□ 张辉祥

一年丰收正秋分。秋分,是一个农历的节气,传承着中国的农耕文化,进而营造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喜庆氛围。

“夏天多忆此,早晚得秋分”,诗意秋分,天下大熟,一曲秋歌吟唱:稻谷熟了、瓜果飘香、蟹肥菊黄……田园的生活,藏着金色岁月,这沉甸甸熟透的大地,因为秋分,喜不胜收。致敬秋分,农民有节,一场劳动的嘉年华。

秋分秋韵韵味长,斑驳的秋色,皎洁的月光,带着成熟,带着沧桑,“明月圆谁共看,露荷风竹对秋分”。秋分至,清晨乡间的树木草叶上可见到白色的露珠,晶莹剔透;夜间,躲藏在菜园、草丛里的蛴螬、蚂蚱等秋虫也知道冷了。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农民们对秋分时节到来,可不敢掉以轻心,即使丰收的稻谷已经颗粒归仓,但这些大地之子们一刻也不会停下来,他们犁田机耕,播种小麦,又开始了新一轮劳作。

秋分在寒来暑往中固守着自己的驿站,呈现出一份绚丽与厚重。古籍《春秋繁露》中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是季节分界线,初秋在没有感觉中已去,深秋在枫叶渐红里来临。此时“昼夜平分”,白天,秋高气爽,风轻云淡;夜晚,皓月当空,天高露浓,真可谓是:秋分,秋分,平分秋色。

中医学认为,秋分之时,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附向收敛闭藏转变,凡起居、饮食、精神、运动等方面皆不能离开“收养”这一原则。因此,秋季要特别重视保养内守之阴气,养精蓄锐,为严寒的来临做准备。我很喜欢这一解说,喜欢在“韬光养晦”中去感受心野的博大与宽广。钟爱秋天,因为只有经历了落叶知悲秋后,生命才能从凄楚与伤感中振作,才能够绽放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尘世的美丽。

秋分,也许就是在平衡成熟收获与悲凉肃杀两种矛盾后得到的一句秋日私语:若是人可以像草木一样,脱去一季的繁荣,是为了再度茂盛,那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生命储藏,让岁月的年轮刻在心上。

世间美妙成于秋,秋分时节品秋韵,让我们收获一份喜悦,然后归于自然,归于淡定,静待岁月轮回,勃发一种向上的力量,或许这便是秋天的生命密码。

秋天芭谷成熟了,田野里送来庄稼的醇香,忙碌了大半年的农人们开始秋收了,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幸福。

收棉花很是喜人,一朵朵棉花从棉桃里钻出来,棉地里像下了一夜的雪,洁白一片。农人们拿来一个大布兜,把盛开的棉花一朵朵地摘下来放进去。棉朵软绵绵的,握在手里很舒服,一会儿工夫,大布兜就鼓了起来。盛开的棉花都摘完了,一车车运回家中。但总有一些棉花没有开,躲在紧闭的棉桃里。人们便把一棵棵棉桃拔了去,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晾晒,过不了几天,棉桃就会自然裂开,洁白的棉花就会钻出来供人们采摘。

玉米像个放哨的士兵,一个个直立在田野里。玉米要收获了,走进玉米地,一只手抓住玉米秆,另一只手抓住玉米穗使劲旋转,玉米穗快要离开玉米秆时,用力把玉米穗往后一扯,“啪”的一声,一个大大的玉米穗就被掰下来了,一会儿就盛满了箩筐。一筐筐玉米穗运回家中,一个个剥开皮,去掉玉米缨子,编成一米长短的长辫子,挂在房檐上、墙头上和树杈间,满院子的金黄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中。

最有意思的要数收花生了。农人们举起锄头,用力向花生地里刨下去,之后用力一拉,一墩花生便出土了。用手拿起轻轻一抖,果实中的沙土应声而落,粒大饱满的花生便呈现在眼前。全家人围坐在院子的大树下摘花生,一边摘一边说笑,院子里溢满了丰收的喜悦。人们左手拿着花生秧,右手开始摘,摘下来的花生放在面前的大筐里。摘一会儿,就剥几粒放进嘴里,品尝收获的劳动果实。一晌的功夫,摘下来的花生就堆成了堆。

剥豆子要趁早,中午时分阳光最毒的时候,是万万不可剥豆子的。因为此时的豆荚被太阳晒焦

## 秋收

□ 卜庆萍

了皮,稍一碰触就会炸开,豆子会掉到地里去。这是个技术活,豆子成熟了,豆粒很干,不轻轻抓住就很容易使豆子掉到地里。要是割的部位或折下豆秆的角度不恰当就会割不断,用力一拉,就会掉下很多豆子,所以剥豆子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收芝麻是个细活,靠近根部的芝麻成熟早,上面的成熟慢,若等到全部成熟了再去收,芝麻粒就会掉到地面上。等到有百分之七十的荚黄了就可以开始收了。收的时候带上一大张塑料布或布单子,每割几根就要拿到上面抖一抖,把成熟的芝麻粒抖下来。芝麻秆打捆回家,摘掉上面的叶子,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上用棍子敲打一遍,把所有成熟的芝麻都打下来后,将芝麻按已成熟、即将成熟和未成熟进行分类,用稻草将未成熟的芝麻捆起来吊在屋檐下让其自然成熟,每天傍晚拿下来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上面抖,持续一个星期,芝麻就会全部抖下来。抖的时候,有些荚也会掉下来,就用棍子再去敲打、过筛,把杂质全部去除,再放到太阳下晒干。

剥稻子是辛苦活。沉甸甸的稻子弯下腰来,田野染尽了金黄。农人们一镰刀一镰刀地把稻子割下来,打成捆,运到打谷场上,堆成一个一个硕大的码头垛。稻子要脱粒了,机器运转起来,三五个人排地站在脱粒机旁,将成

捆的稻子“唰唰”地脱粒下来,堆成堆,迎着风扬一下,再将一袋袋稻子运回家中。

家乡的稻子成熟得晚,其它庄稼都收获完了,才轮到收获稻子。待田野里的稻子都收获了,天气也凉了,季节也到了深秋。辛劳的农人们又在收获过的土地里种上了新的种子,播上了来年的希望。

